

边走边唱

## 与南风相遇

■张桃枝

从大同南站到运城北站,经过怀仁、应县、原平、忻州、阳曲、太原、祁县、介休、洪洞、临汾、侯马、闻喜等,五个小时的穿越,我从塞北长城走到了黄河岸边,像在山西版图上从北向南画了一条长线。人说山西好风光,正值盛夏,穿行在这条绿色长线上,等于在看一幅长轴的山水田园画。

起初我想,往南走该是一片绿色的汪洋。但黄土丘陵、太行山脉涵育的这段路,进入眼帘的仍然是黄土的亲切、山石的坚韧。绿色在山上像被风狠狠扇了一把,草木星星点点,黄土、岩石裸露其外。但山石与黄土总是温暖着我的眼眸乃至灵魂。试想,没有黄土和坚石的衬托,哪有绿意带给人的惊喜与憧憬,让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追逐绿色。我敬仰黄土和磐石的这种精神,就像敬仰太行精神一样,用坚韧不拔和坚强不屈托起那一轮红日。

当然,在盛夏,绿是挡不住的,山上少了葳蕤的绿,田地的绿就分外抢眼。绿油油的庄稼从黛蓝的山边或一间白色的房屋或一片茂盛的树林下铺设过来,再顺着人的视线,铺设过去。农村机械化、科技化的实现打破了传统种植方式。土地流转的大规模种植,富裕了村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把以前百衲衣式的田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绿海,创造了无比绚丽的田园风光和农村文明新气象。

运城很美,绿树茵茵,清风徐徐。2024年6月28日,山西省老促会在这个美丽城市召开加强自身建设座谈会,会前组织与会人员参观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观看《宋韵·南风歌》。《宋韵·南风歌》是展示运城因盐而起、因盐而兴的大型沉浸式游园演出,也是一场文旅融合、表达天下家国内涵的历史回望式互动活动。

暮色温馨地降落下来,灯火融融,大地一片慈祥,就在此时,我们走进了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园内建筑以灰色为基调,在绿意葱茏中像闪电一样跳跃,显得

古色古香,格外凝重。

迈入大门,就像跨入历史门槛,身着丝绸、高绾发髻的女子和戴着雉帽的男子从眼前走过,历史也就从人的面前划过。音乐像流水一样,流淌在园内,流淌在时光里。在这声音中,我看到了传统的五步制盐法,看到范祥为盐业兴革奔波的身影,看到宋代繁华的商业街,看到盐商与妻子的爱情。我有与红纱女子一起翩翩起舞的欲望。我若拥有霓裳羽衣,我一定会沉浸在千年的宋韵中,高绾长发与她们轻歌曼舞,像蝴蝶一样翩跹在白花花的盐田上,与这湖水精灵亲吻。我会舞到舜帝琴瑟,让舜帝的《南风歌》把我送入月亮的清辉中。

我还会与王安石对酌山花开,觥筹交错间,我会PK他改革的局限性。我会把毛泽东同志《卜算子·咏梅》送给他面前,与他的《梅花》一起鉴赏,让他领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恢宏气势。我还会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伟大思想、崇高风范,才有新中国如巨龙一样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神话,有了现在莺歌燕舞的伟大时代。

参观了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但不到盐湖看看,就像回到自己家乡没进自己家一样。在一个风儿沙沙、鸟儿啾啾的傍晚,我来到了盐湖。

运城盐湖,古称河东盐池。近几年,运城市委、市政府实施“退盐还湖”工程,使盐湖由资源湖、工业湖变为生态湖。到了湖边,仍然有施工项目,不能进入,但并不影响游客对盐湖的了解和观赏。

湖面波澜壮阔,湖水汹涌澎湃,如一只黧蓝的缎面水袖飞舞过来,风又把这水袖吹出了无数波褶,宏大而又细腻,粗犷而又精致。当你极目欲找到水袖尽头时,烟波浩渺处是深蓝色的山与浅蓝色的天氤氲在一起,你便知你的想法如“海

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一样,是任然的。

天上虽有大片云遮住了西下的太阳,但云层周边的光晕仍然漫卷在湖面上,使湖面“青春烂漫”。在千百年前的盐工眼里,何曾有此景象?他们顶着烈日,集卤、蒸发、过筛、调配、储卤、结晶等,才有“河东大盐”的闻名于世。“河东大盐”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包拯。世人都知包拯是好法官,但很少有人知他是个很好的盐运经手者,包拯在运城使用“钞引法”,解决了运城盐业的积弊,使运城盐业呈现如火如荼的景象。

就在我处于历史的遐想中时,太阳周边的云层像千军万马过江一样已掠过了太阳,天边云呈现橘粉色,美丽而壮观。夕阳呢,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中。跳进湖中的夕阳比夕阳本身更加辉煌,它像一个颜料盘打翻在湖中,湖面轻而易举被镀了一层金,优美的波褶闪耀着一种令人神往的高贵与华丽。人站在岸边就是无限地融入与陶醉了。在这高贵与华丽的波光中,我领略到了运城这座城市被盐浸渍的荣光与伟大。

如果我像妻子牙封神那样让我封城名,我肯定会封运城为风城。

运城的风很知性,走在路上轻轻从你额头脸颊拂过,轻柔而恬静,让你感觉不是风而是知心爱人甜甜的吻,一种温馨中的清凉掠过心头。当然,风有时也会使性子,像一把扫帚从你脸上横扫过去,从发际把你的头发吹乱吹散。运城的风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是,那风就像是来自天上的中央空调,贴近人心,给人带来安详和平静。

路上与司机闲聊,他说,运城是个盆地,风是自中条山过来的,中条山有个凤凰谷,风从这个山谷过来像磨面机往口袋里鼓风,劲足,风大!有多大呢,所有的树都倒向一个方向。现在生态环境的改善加之高楼的阻挡,风小了,树直了。我笑着说:“所以风儿知性温柔!”

在运城,我与大运重卡不期而遇。说来惭愧,大运重卡几乎每天与我一路

走来一路相伴,但我不知它的产地在运城。每每开车走在路上,迎面看到车头门脸上写着“大运重卡”四个字,我就知道不是一辆车,而是一长串,在路上像一条舞动的长龙,威武霸气,气势宏大,排山倒海般从你车身旁驶过。参观了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才知它的老家在这里。因此在“大运汽车”车间,我有种他乡遇故人的激动与惊喜。“大运汽车”是一个集汽车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它给我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一辆辆技术含量高、工艺精湛的车辆,更有那生产过程中的全自动化、智能化,以及所展现出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

在感慨祖国强大、科技发达的同时,我们也向往过烽火岁月回眸。运城市老促会的红色展板如一本本血泪控诉书:在牛庄,日军制造了“四九”惨案,共杀害63人,其中10名是共产党员;在沟西庄,敌寇杀害74名群众,用40辆大车把各家各户的粮食拉走;还有上段村惨案、三路里村惨案、岱家窑暴行等,这种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令人发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昭然若揭,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做好老促会工作的重要性。

我也去关圣故里的解州关帝祖庙,拜谒河东关帝文化。关帝是武神,他的忠勇感动着中国人,更感动着历代王朝,因为万代江山需要这样的忠勇之士、威武之兵,因此,历朝历代皇帝封给关羽的谥号很多,关羽逐渐羽化成神,旧时的许多村落和小镇都建有关帝庙,成为人们佑安祈福的道场。看到这里建筑宏大、古木参天、香烟缭绕,《三国演义》一幕幕场景在我眼前出现。在我双手合十的同时,胸中骤然腾起的,不仅仅是对关羽“精忠贯日,大义参天”品格的敬仰,更有对运城这片土地的深深敬意。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留下的光辉足迹以及太行精神培育的英雄人民,早已成为我心中堆积的庄严,我愿一拜再拜!

## 竹林谷

■王纪峰

一  
差点错过  
身边  
竟有这样一支部队  
不是树  
不像草  
而是踮起脚跟的仰望  
每个士兵都没有私心杂念  
竹节拉直了时光  
站成一支枪、一支笔  
一个难以风烛的长篙  
看不见的火焰  
正在超度所有的混沌

二  
万杆斜阳,织密了  
压不弯的清幽 当大风刮过  
长谷里的 笋尖早已划破长夜  
装满祥意的竹节直冲天  
这一篇,又要将深谷撑多远?

几孔老窑洞里  
挂着斗笠,传来箫声  
谷坡燃起篝火 垂泪的叶子  
更像绿色的火苗  
等到竹子开花  
啄走喧嚣,只剩下鸟鸣

## 那年那月

清楚记得,1958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小许沟地里干农活,乡邮政员送来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瞬间,因过分激动,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热泪盈眶,深感通知书的分量厚重,有点像中举的范进一样兴奋,先后到几个要好的朋友家中与其分享。朋友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小小的一纸“通知”,实在是来之不易啊!

我家住在稷王山南麓的黄土高坡之上,详址为夏县七里坡乡太平庄村黄家岭前庄(今属闻喜县郭家庄镇),有山有坡有岭还有两个庄字,可以想见其偏僻程度了。村庄距县城近百里之遥,交通自然不便,记得我十二三岁时,作为学生代表和老师王酉申二人到县城参加表彰大会,单程便走了整整一天。家乡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生活十分艰难,而我家尤甚,我两岁时,父亲被土匪殴打致死,当时哥哥也只有七八岁,全家人就靠母亲在二姨的协助下以织布纺线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1940年前后,日军侵占了我的家乡,并在离我家不到一里地的高台上建起碉堡。为了避免日军侵扰,人们纷纷外逃,有次逃跑时,母亲一手拿着衣物,一手抱着我,慌乱中将我丢在山沟里,我差点成了豺狼虎豹的美食。五六岁时,我与哥哥一起养牛,耕种父亲留下来的几十亩山坡地,广种薄收,困难多多。先前为了安全,大人将镰刀挂在高处,割草时,我拿不到便用木棍挑取,没想到镰刀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了我的头上,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当时兵荒马乱,孤儿寡母无钱医治,母亲将葫芦皮烧成灰,涂抹在伤口处,方让我熬过了这一劫,至今头上尚留有一处伤疤,时有不适。男儿不吃十年闲饭,我五六岁便学会了割草拾柴,和哥哥一起种庄稼,逐渐成了农业小把式,还赶上麦场,帮别人割麦子挣钱养家,也锻炼了自己。

1947年冬,12岁的我才开始到距家二三里地的地方上小学。说是上学,实际上是半农半读,农闲时上学,农忙时种地。好在天资不笨,又勤奋好学,终于在1951年春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离家近10里地的堆云洞高级小学五年级,成了住校生,每月要给学校交白面、煤炭及菜钱。我到哪里弄这些东西呢?虽然两个学期均考了第一名,但因家庭条件太差,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为了能够继续学习,我于1952年初被母亲领着到陕西省武功县杨陵区投亲。先投靠在老舅家(母亲舅家)两位长辈处,读书将近一年。当时年近70岁的外祖母因民国十八年关中旱灾,三年间颗粒未收,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后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为了保住三个女儿,她分别将她们卖到了陕北、河南和山西,自己则因家破人亡患上了精神病到处乱跑,后住进了百里地之外的寺庙当了尼姑。我们到了那里,老舅家的亲人将外婆接回住在了当地的庙里。

在老舅家住了不到十个月时间,我便住进了外婆家,一边照顾外婆,一边在当地中学读书,初中三年主要靠助学金,外婆织布纺线的微薄收入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此时,我眼界大开,1957年初中毕业后,原拟通过中专“曲线”上大学,然因当年中专不招应届初中毕业生,我便返回原籍当了农民。农活劳累不说,也让我无法学习,遂通过当时的夏县教育局在该县任了两个年头总共五六个月的小学代课教师,边教书边自学,准备参加高考。1958年暑期参加高考后被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初中毕业的我终于上了大学,要多高兴有多高兴,几时的友人也纷纷向我祝贺,唯独母亲满脸愁容地说:“20多岁还上什么大学,不如招亲算了!”但我决心要继续读书,并通过读书彻底改变命运。

在陕西读书时的中学名曰“武功二中”,该校原系西北农学院附中,后因故移交给了当地县政府。该校刚刚建成,冬天无取暖设施,我只有一床从老家带来的薄棉被,白天课余跳跳暖身,夜里几乎彻夜难眠。至今,我的腿脚处尚有被冻伤而留下的疤痕。可以说,上大学前我没有吃过药、看过病,生病只能硬拖硬扛,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因此,我不大食肉,至今仍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肉也算是改善生活了。

那几个月临时代课,白天必须认真备课讲课,但晚上时间完全属于自己,通宵达旦学习功课以备高考,且每月有24.5元的工资,除生活费用和买备考资料外,还攒了几十元,足够我上大学时的路费和到大学后买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具了。

人常说,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20多年曲折而贫困的生活经历使我拥有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奠定了我在大学里努力学习、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毕业后在社会上能好好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的坚实基础。

当时的贫困落后致使家乡多数人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上大学又能干什么,所以我考上大学后,家人并未像现在人那样重视和高兴,甚至于愁眉苦脸不睬不理。我自己却因能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而喜悦非常,也获得了友人在精神上的支持。这些支持永远伴随在我的身边,至今不曾有丝毫忘记。

而今,我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和美好的退休生活。退休近30年了,除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外,我每天都在读书看报写文章,至今已出版个人散文集9卷,与他人合作出版各种书籍多册,仅参编的《关公全书》就有13卷近400万字,其中我个人承担了50多万字。该书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了关公忠义仁勇精神,事关公共文化研究梳理之大成,有着珍贵的收藏价值。

现下,我已年近九旬,但身体尚健,每日读书看报写点东西,乐此不疲。

今年的高考录取正在进行中,我将自己当年的高考往事写在这里以期与青年人共勉,希望考者能珍惜时间,在大学里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作出大的贡献;未考者不要灰心丧气,通过努力学习明年考取更好的大学!

## 一九五八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往事回忆与今年高考学子共勉

■王纪峰

鹤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雕塑欣赏】  
干木富义  
闫鑫 摄

## 百姓记事

## 小记姚呈虹君

■曲周发

姚呈虹无疑是我们河东的一位名人。

他出名不仅是因为才华横溢,更多在于他针对食疗领域的潜心开拓。我们相识时间并不久,但春去秋来,时间涸染,认识他如入芝兰之室,言其亦师亦友并不为过。

姚呈虹君是位有抱负之人。他出生在忻州市原平苏村农家,少有大志。本家两伯父是乡村郎中,打小他耳闻目染,识得不少中草药。“远志”药名字倒读不就是志远吗?它激发他一定要做一个有抱负和远大志向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忻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教过学,当过校长领导,也在基层从事过行政工作,直至当了运城地区招生办主任,20余年间,他为国家选送各级各类人

才36万余人,事业可谓恢宏而壮阔。

荣退后,他又孜孜不倦钻研起祖国的食疗瑰宝。有志者事竟成。姚呈虹经过多年努力,先后与海内外专家研究总结我国食疗养生大成,有多部专著传世。

我仿佛看到一位农人在烈日下默默劳作,那如雨的汗珠浸透衣衫,真是一分收获源于一分耕耘。

姚呈虹君是有着大爱的人。他有张典型的大中华的脸,方方正正的面庞,两道乌黑的剑眉,双目深邃明亮,头发染霜却英气不减。他一下下棋,二不搓麻,三不打扑克,闲时写作,喜欢结交朋友,乐于提携后生,对年轻人满腔热忱、和蔼可亲、礼贤下士,就像一块气场极大的磁石,把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书法热爱者和

食疗养生研究者都聚在一起。他的朋友有官员,有工农,有专家教授,但最多的还是平头百姓。

交友不交无趣之人,无趣令人无味,顿失一种至乐。姚呈虹君从小就活泼好动,爱说爱笑。他自小喜刻印章,小学三年级即用粗钢丝打磨成刀,为村民刻章百余枚,后以骨为章料,用隶体刻“向科学进军”,寄给北京一家儿童报纸,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文艺界美食家历数三人,古有清代著名文士袁枚,曾著有袁枚食谱并公布于众;当代有梁实秋,写过《人间食话》;大作家汪曾祺也是大名鼎鼎的美食家,写了不少美食篇什,且常亲自下厨操刀。姚呈虹则更显专一,专门对之研究,写了100多篇食疗养生美文,把养生研究散文化了。

姚呈虹君生活中有两个小爱好,抽一点烟,时不时抿两口小酒。也有人说姚君颇具酒量。反正知道,我中学同学孟海生就常同姚君豪饮,谈天说地,好不痛快。大作家汪曾祺嗜酒如命,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买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酒回家。作家邓友梅讲,赵树理先生就是这种喝法,大长山西人脸面。

姚呈虹君曾计划邀我及我的乡党、作家马贵民一起饮几杯,因为自己不胜酒力,就怯怯地婉拒了,也不知他二人究竟喝了没有。

恕我这篇短文没有过多地、详细地写姚呈虹君的伟业,因为那样写怕变成了一个人的个人总结,反而不美。俗语道,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姚君的伟绩就在人们的口碑之中。